

赵世民
著

字

经

央视《百家讲坛》《探秘中国汉字》主讲人赵世民
潜心三十年研究心得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邹静之 著名剧作家

西川 诗人

文远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作序
推荐

一本有助于学生思考与记忆的解字书 一本让老师获益匪浅的案头常备书
一本写给普通人的汉字美学入门书

台海出版社

赵世民
著

字

经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字经 / 赵世民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168-1733-9

I. ①字… II. ①赵… III. ①汉字—通俗读物 IV.

① H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8021 号

字经

著 者 | 赵世民

责任编辑 | 武 波

策划编辑 | 邓东文 李 敏

封面设计 | 主语设计

责任印制 | 蔡 旭

出版发行 |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 | thcbs@126.com

印 刷 |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 480 千字

印 张 | 31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68-1733-9

定 价 | 8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名人推荐

这本书是对中国汉字的一种洗刷。我们的汉字经过几千年，已经蒙垢，落满油腻。人们对汉字司空见惯，早已忘其本义。赵世民追根究底，重新挖掘汉字的本源及源出，对人们理解汉字，对语言的建构，都很有帮助。

——韩作荣（《人民文学》原主编）

把学术的资源转化成即兴的想象，很多人难做到，而赵世民就做得很好，每一个字里面，世民告诉我们的可能性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

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赵世民的解字和教学方法中悟点东西，能够使我们的教育体制有所变革。

——曹利群（古典音乐评论家）

一个好的作者，应该提供给别人一些好的发现。赵世民的书好就好在没有钻在古文字堆里，不做死学问，而是充满了悟、解，谈的是人生的体验，生命的感悟，文化的反思，哲学的思考等。

——林莽（诗人）

这本书用的是一种兼有学术性和文学性的边缘文体。他的写法是诗性的，一方面有对材料的占有，对学理的梳理，另一方面通过充满活力的想象力，使古代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

——唐晓渡（作家出版社编审）



我看了这本书，能带动我很多想象。我觉得这本书最前面那部分，像小篆也好、金文也好，看过这些字都会意会很多东西，他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情境之中。

——张懿翎（作家）

我读这本书是从字开始的，但我读到最后，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字，而是更多丰富的东西。把汉字作为一种导引，太棒了，很巧妙！他在这里引出了很多丰富的人生感悟。

——湛强（《光明日报》原记者）

序（一）

陈嘉映

本书由许多单篇连缀而成，每一单篇讲述一个汉字，分析起来大致都包括三个部分：这个汉字的来历，这个汉字包含的道理，作者生发的感想。既不是一些纯粹的学术文章，也不是单纯杂文。这样的文体颇新颖，读起来不费力，却能获得知识，启发思考，相信必有很多人爱读。

但作者命我作序，却让我为难。第一，龙骨金文，我毫无研究，不敢置一喙。第二，感想议论的文字，我读得很少。朋友聚会，指点古今品评人物，常有引人击节的妙语，但多是适情应境而生的。值得印出来给很多人看的感想议论其实不多。第三，我教过几天逻辑，对论理的文字难免苛刻，挑剔多于赞扬。作者却说不妨。作者世民是老朋友，于是斗胆挑出书中一段，试作批评。

在“自”字条下谈到“自然本性”，有这样一段话：“十几年前，老师第一次给我讲《庄子·逍遥游》时，批判小雀的鼠目寸光，歌颂鲲鹏的宏图大志。待我今天重读庄子，觉得庄子并没扬鲲鹏抑雀，他不过是公平地叙述了两种都出自本因的生活方式。鲲鹏有它的大活法，小雀有它的小安乐。它们谁也没必要学谁。不知有几千里大的鲲鹏像小雀似的在树杈子间扑腾固然滑稽，那小鸟如怀有‘背负青天图南冥’的大志则更可笑。”

如作者说明，“自然”最早的意思不是自然界，而是如其本然。羊吃草，羊长毛，羊活上十年自然死亡，都是如其本然。羊吃肉，羊长翅膀，羊才活了一年却被狼吃了，这些该是不自然。可是细想，羊才活了一年就被狼吃了并没有什么不自然，因为狼吃羊，是狼的本性使然，不管那羊是一岁还是两岁。世上不只生着羊，而且还生着狼，羊的命运，不只是由羊的本性使然，而且由狼、由世上的所有事情一道决定。如此放大了看，天下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自然的了，“无物不然”。可是我们凡人，很难始终



放眼全球，总想分出个自然不自然来。即使眼光放得很大，仍然想划个界限。比较分明的界限，就落在有没有人的干预上。凡是没有人工的，我们就称为“自然”。于是生出“自然”的第二层意思：自然界。自然界里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地震海啸，山崩海枯，这些事情颇不寻常，却没有什么不自然。

把界限划在自然界和人之间，主要的麻烦出在人这一边，因为无论哪种语言，都不肯把凡是人为的称作不自然的。在自然主义者看来，试管婴儿和克隆羊是不自然的，飞机和飞船是不自然的。但在更彻底的自然主义者眼里，果树嫁接和马车驴车也不自然。推到极端，种庄稼或直立行走也一样不够自然。这当然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天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争论。夹着皮包在车流里堵上一两个钟头，每天八小时坐办公室，肯定不是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可是谁又敢说，比较起马桥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神仙府里的马鸣一定过得更为自然？从卢梭的自然主义到当今的环境主义，都有这个疑问需要澄清。

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需要的是透彻，而不是彻底。理论太彻底了，可能就不自然了。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们凡人终究彻底不彻底。主张返璞归真，总难一路手脚并用在地上爬走。在这关键的一点上，庄子恐怕比老子思得透彻。虽说无物不然，却仍然有大小之辨。我们不可只记得“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且要记得这一段的末尾，庄子的结论是“莫若以明”。单线的彻底不能通乎道枢，而是在恶无穷里打转，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通乎大道，不是单拣那些六合之外的事情，发那些大而无当的议论，而是返回于就事论事；不是笼统地无为绝迹，而是就事做事。这是妙处也是难处，“绝迹易，无行地难”。

于是，以为庄子并没有扬鲲鹏贬雀，只不过是公平地叙述了两种都出自本因的生活方式，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无论怎样读《逍遥游》，也不会有这样的感受。这种结论不来自阅读，也不来自对生活实际的思考，只能从知性想当然演绎而来。赞赏一些活法，怀疑一些活法，反对一些活法，是我们本性里的本性，自然中的自然。各种活法不分轩輊这种说法，也许可以用来欺人，也许可以用来自欺，但不会是真情实理。

所以，从挑剔的眼光看，书中的论理，虽然颇多才情，启发思考，我

总嫌不够缜密。不过，名为“解字”是有道理的，这个“解”字，原没有底。笔者有所悟，写出来向世民讨教。世民君有所悟，与读者分享，更是件快事，读者开卷自有体会。

写于1997年。

（陈嘉映，《存在与时间》译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二)

邹静之

世民与我儿时同长在一个机关大院中的东西分院。我们前后上的是同一个小学；受同一个音乐老师和自然老师的教育；在同一块操场上奔跑，摔跟头；对某位老师有相似的仇隙，对另一位有不约而同的好感。我们是擦着同一块黑板长大的，北京话叫“发小”。

我痴长几岁。

原来印象中的赵世民很高（现在依旧很高），光脚打篮球，英勇无比。再见面时篮球不打了，在中央音乐学院教书。写乐评，解字是他近两年做得最多的活计。

看到他的《汉字悟语》是在1995年的杂志上（《人民文学》1995年第5期），觉得非常新鲜。就汉字来说与别种文字截然不同之处很多。先不说平仄、四声等与“声”有关诸处，就从“形”来看，也是个个独立；“义”就更复杂些。从造字始至今，每个字大概可写本厚厚的档案。若再加上个人对某字不同的理解、纠偏、校正、联想、故事，一个字被附加上去的东西实在可以很多了。这也是几年来解字、解词类文体风行的原因吧。

世民解字扬其所长，除了先由古至今从“形、音、义”三方面做一概说外，很能从现实生活中抓些例子大发感想。上至哲学，下至民俗，一网打来当细拣则细拣，当忽略则忽略，读来觉开阔、亲切。本书主题是解字，汉字当然是中心，但更多地抓的还是个“解”字。在赵世民的书中，“解、悟”除觉悟、心得之外，还有“说开去”的那种含义，尽量多说，说得丰富些。所以此“悟语”与彼“物语”不只声似，也有相同的用法。由“悟”字，我也想到了一本书，算是学过本书后的活学活用吧。道家有本书叫《悟真篇》。我曾翻过，原以为是发扬老庄，讲哲学道理的书，看后知大谬，书是以诗词百篇讲说道家炼丹法术的。当时想“觉悟”的“悟”，如改

成“物理化学”的“物”似更准确些。此“悟”与彼“物”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没考究过，有待赵世民做一比较。但读过他的文章后还是能感觉到他的“悟”中是有“物”的。这与那些传统的解字文体迥然不同，以“物”而谈“悟”自然要生动得多。

我还是愿意把这本书看成是本有着学术姿态，但更多是谈“物”言“悟”的随笔类的文理作品。我之所以没有说它是文学作品，因为它在讲着一些学术的问题，我又没有说它是学术作品，是因为它的文学性。模糊的理论很盛行了，这样一种文体的运用，许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清晰。

待书出来后，我想一定非常好看，有那种各式各样的甲骨、金文、小篆的描摹，再加上对一些字最原始的解说和最现实的个人化的理解，都使得这部书具有启发性。再没有比能启发人的书更有价值了。文章大概没有做得更细致更简洁些，有待时日来完善吧。

作于1997年。

(邹静之，诗人，剧作家，《大唐玄奘》等电影、《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电视剧编剧。)

序(三)

西 川

文化落实在纸上，从形式上说，不外乎正文与注释两端：两者相互阐发，相互推动，相互演绎。正文被注释，注释晋升为正文，继而被再次注释。这甚至不仅仅是文字中的工作：社会历史的种种变更，也依循着相似的模式。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在于，正文固定不变——历史论述、诸子百家，乃是民族、国家的精神基础。经秦始皇焚书坑儒，用以对抗遗忘、保存知识的注释，成为中国历代文人的首要工作，不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工作方式都一样，因此，回到正文，也就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方向。但由于注释并不等于正文，注释也不可能真正完全回到正文，蕴含在注释行为中的革命乃至颠覆，便一次次把历史带向新的阶段。王莽新政、韩柳古文运动、康有为托古改制，其求变之心昭然可见，只是这求变之心多少要受到正文的限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本世纪（20世纪）初西学东播。然而大的动荡上演过之后，不敢说中国文化完全不会回到注释正文的套路上来。

正文的正文，当然是文字，是思维的细胞，因此文字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传统上被称为训诂，是为小学。这似乎是一门阐发余地不大的学问。事实确也如此，它的震动幅度较之其他知识领域明显小得多。做此学问的人，必须下扎扎实实的功夫，一是一，二是二，说有所本，释有所依，不得丝毫旁迁他骛。这虽是“修身”的好门道，却离心灵远了些，最终修得“无心”的学问。这样的学问做来做去，全在皮毛上打转。由于积数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已养出坚硬的语言外壳，要想在这张老牛皮上割开一个口子，撕开一片天地，殊非易事。从好的方面看，这保证了汉语思维的稳定性，保证了我们文化价值的独立性。从坏的方面看，它使我们思维的创造力趋向于饱和，因而冒险精神一天比一天黯淡。如此说来，赵世民先生对他的

这本书颇为自负，就可以理解了。他把个人经验、心灵感悟，乃至哲学思考等等引入他的文字学，在中国文化最不易周转、动作的地方周转，动作起来，其意义不言自明。

例如，在解释“必”这个字时，赵世民说他运用了小时候玩弹弓的经验。在开列了许慎、段玉裁、王国维、于省吾、郭沫若、叶玉森等人对此字的解释之后，他引出自己的猜测：

我觉得古字“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分开竹或木等，配上弦，以它的弹力，射出弋；弋沿着一定方向直奔臬（目的）。这几乎就是“必然”“一定”的形象演示了。……先人造“必”字，不一定要表示弋柄（郭沫若）、勺子（王国维）、升（叶玉森）、祀神之室（于省吾）什么的，而是直接表示朝一个方向运动的“一定”之义。（括号内文字为本文作者所加）

赵世民对童年经验的征用有点儿像当年顾颉刚在重新辨析上古神话时使用的方法（《古史辨》第一编序）。这种方法为钱穆所坚决反对。他认为近人在创建新的古史观时表现了极端的怀疑论，“应稍加修正”（《国史大纲》第一编第一章）。我不敢妄断世民的结论一定正确，但他的解释令我耳目一新，仿佛使我跨越了时间的阻碍，重返思维的源头。

在解释了“必”的字形与字义之后，世民把笔锋转向一个哲学问题：必然性。他再一次从个人经验出发，以“必”字的“一定”之意，努力理解他自身的生命处境，并从这一处境推论出一年有12个月、一天有12个时辰的内在逻辑：

人在一天中有生命处于最低状态的一个时辰，人在一年中也有一个月是生命低潮。这个周期再扩大就是12年，刚恰12年是一个轮回。那么人出生这一年定是生命力最弱的一年……

世民这样解释必然性，似乎溢出了必然性。每年有四季，每季有三个月，这是常识，但《礼记》中似乎混进了“五行”“五德终始”的思想，偏

偏在春夏与秋冬之间多加上一个季夏，这当如何解释？类似的情况在西方亦曾发生。

然而，尽管赵世民在具体的行文中或有疏漏，其文章中随处闪现的光泽较之那种面面俱到的论述文字更值得我们重视。我们不仅可以从他那里分享一份创造的灵感，也能够从他的工作方法中获得启发。就我个人而言，其工作方法中使我感兴趣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他把对于汉字的考古工作重新定位在“物”上，使汉字回到“物”，回到最初的图像。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是他对于“打”字的解释。在现代汉语中，“打”字的用途可谓五花八门：打击、打仗、打篮球、打红旗、打针、打一谜语、打水、打胎、打毛衣、打哈欠、打光棍、打主意、打起精神……我们很难从“击”这个基本意思引申出所有打的用法。在解释“打”这个字时，世民的办法是演示一遍打击钉子的动作，并从这个动作中分析出“举”“发”“击”“入”四个要素，而且又进一步转引出振动、除去、结交、碰撞等内容。其分析的深入程度令我们无法不为之动容。世民使汉字回到“物”，客观上走上了放弃寻求抽象的“真理”，转而寻求具体的“真相”的道路。“真理”与“真相”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词，但在我们这里，长期以来已被割裂为两个概念，使我们在真理面前，时常处于精神的虚妄状态。此外，使汉字回到“物”，也可以被视作对于西方语音中心论的回击。自从有了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相脱离”的理论，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似乎成了唯一科学的语言，似乎只有这种语言才能提供哲学命题、文学方法以及创造的可能性，这导致目下我们深受西方哲学——文学——语言学影响的人文研究始终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现在，我们或可以从“物”的立场，即汉语的立场做一瞭望，当能有所发现。

二、赵世民通过他的工作在个人与古代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或可说开辟出一条小径。通常我们是把古代文化与今天文化之间的关系，视作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今天的文化，作为一个集体概念，固然脱胎于作为集体概念的古代文化，但我们不应该忽略个人对于某一文化的活生生的感受，其实就是这一文化被钩沉出的面貌。有了个人，古代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当代意识形态，就不再是一个雷打不动的东西。文化研究的目的，或注释的目的，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正文的把持，但并非是要回到古代；

我们从古人那里借来智慧的火把，为的是举在我们自己手上。既然我们已触及“个人”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也就触及了“我”。本世纪（20世纪）世界性的思想潮流，一直是在消解“我”的存在：“我”，不再是一个可以自信地做出判断的有机体；“我”，成了种种“反我”因素的集合。而在本书中，世民回到了他那个有机的“我”，当然也回到了每一个有机的“我”上。所以，“古人为我写”，在世民身上表现出来。我忽然想到，本书中对汉字的“悟语”，恰恰是“心中的我”（悟）与“语言的我”（语）。

三、在面对文字这一特殊学问时，赵世民动用了他全部的知识手段。他自称对多种学科抱有浓厚的兴趣：除了文字学，尚有音乐、哲学、文学、教育、性学等等。我知道有人反对这种治学方法，吴宓就认为一个人最好在某一有限的领域兢兢业业，以期有所成就，否则就是“胡闹”（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但吴宓看来是倾向于一种硬的学问，即作为学问的学问，而不是软的学问，即作为人的学问，尽管他关心“文学与人生”。赵世民本人则希望把各门学问汇通为一种学问，他视“通”为一种高度、一种风采。在解释“通”这个字时，他借用沈湘的美声理论表达了他对于“通”的热望：

美声就是全身唱，狭义是指在全身放松的基础上，都为歌唱服务，身上的任何部位，都应是共鸣箱。……广义指灵（理性）、心（感情）、身（嗓子）的统一。即深刻的理性溶入丰富的感情透过灵巧的嗓子流出生命的律动。

他并且说道：

人所做事，五行八业，都是求通，但不是人人所能达。有个成语“融会贯通”，说的是得有“会多”才能“通一”。

我宁可把世民修学的方式看作文学家的修学方式，而不是学问家的修学方式。看来他本人也不会反对我的这种看法。本书就是一个好例子：他从单字出发，写成的是一篇篇抒写“性灵”的散文。

在赵世民初试此道时我曾予以怂恿。现在他已经把最初的灵动发展成一种颇具规模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赏。但我不能假装自己是一个文字学家，或自诩了解文字学，我也不知道他的工作方法是否完全适用于这门学问的研究。但从一个更普遍的意义上说，赵世民的工作无疑具有其独立价值，因为这涉及我们应如何从看似铁板一块的古代文化中汲取活力的问题。而要汲取活力，发现我们自己的创造力，我想不能离开两条：一曰有心；二曰热爱。这两条世民是具备的。我甚至认为世民应该把重新解读汉字的工作推向重新注释中国古代文化的正典，让我们读到新的《诗经》《楚辞》，让我们认识不同的老庄孔孟。若果如此，场面就大了。

作于 1997 年。

（西川，本名刘军，诗人。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四）

文 远

在当今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却几乎蜕变成一片无人问津的沙漠。当年轻一代全身心陶醉于商贸、电脑、汽车、股票，并为此津津乐道时，积淀千年的文化土壤正从我们脚下迅速地流失。也许，我们每个人还能背得出几篇唐诗宋词，但它们肯定来自童年的回忆。也许，我们仅有的几格书架上还摆放着一本《古代汉语词典》，但那多半是应付中考高考的遗物。也许，我们还会讲老庄、谈孔孟，卖弄一下浅薄的文史知识，可又有谁会否认这些小典故不是来自蔡志忠的漫画呢？呵呵，我们彼此笑笑。因为大家是坐在麦当劳里看《射雕》、论《英雄》的一代。除了随性的娱乐，很多人不再关心什么历史与文化。

前几天，我从赵世民那里将这本书稿借来阅读，一篇篇逻辑严密、文笔生动、充满智慧的文字立刻吸引了我。原来古老的汉字竟然承载着如此深刻的人生感悟和哲学内涵，这是我在以往的学习中从未想到的。赵世民把汉字比作中国文化的基因，从中透露出汉字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与此同时，“基因”一词也向我们表明，汉字不是僵死的文字符号，它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始终焕发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自古以来，专门从事汉字研究的学者已有很多。明清时期，文人阶层崇尚“小学”，其研究核心就是考察古代汉字的字形渊源和初始含义。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于是只好在这方寸之间寻找研究学问的乐趣。有人说，“小学”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文化研究的衰退。这种说法固然极端，但它确实反映着一个事实，我们研究文化的范围真的是越变越小了。20世纪，随着现代教育和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和研究模式被彻底打破。人们曾将一切旧有的东西视为腐朽和反动，再也无心翻看尘封已久的典籍册。渐渐地，时代

的车轮已经把我们赶向文化危机的边沿。如果稍有不慎，我们引以为豪的精神家园就会变成一片不毛之地。

阅读这部书稿，我始终在思考着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赵世民如此执着地研究汉字？思来想去，答案似乎很简单，那就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持久兴趣和爱好。二十多年来，赵世民始终把解析汉字作为自己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与许多学者所做研究不同的是，赵世民解字既不是为了考据字形、字义的发展过程，也不是为了挖掘汉字产生的前因后果，他希望探讨的是包容于汉字之内，却又彰显于文字之外的人生哲学和文化精神。在赵世民眼中，小小的汉字已经变成了孕育文化思想的生命体，它的传承与发展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本书收录的赵世民研究的汉字，单从标题来看，每个汉字都表达着一个新颖而明确的立意。赵世民的行文颇具特点，文章的开头总让你感到是顺手拈来，自由展开。其实他早就把由汉字引发的问题融会其中，而我们只有读到文末才能对开头的铺垫恍然大悟。解析文字是全文写作的关键环节，赵世民用简洁的笔法将汉字变迁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尽管他曾为考证某个单字耗费了大量精力，但行文之中却丝毫没有刻意的夸大和卖弄。因为解字的过程固然重要，可它并不是作者研究的核心内容。赵世民要从汉字中挖掘出最为鲜活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单纯的文字解析又怎能满足这样宏大的研究理想？于是，作者充分调动自身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经验与汉字的语义相互融通，最终提炼出一种超乎字外的文化解释。也许有人会指责书中的某些联想缺乏确凿的证据，然而归属于人生哲学和精神范畴的重大问题又有哪个能够以实证的方式加以阐释。赵世民喜欢通感，这不但与他自身具有的艺术气质相关，更表现出他对学术自由、文化创新的肯定和崇尚。

这部作品为我们从人生哲学的高度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古代文字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读本。但愿有心阅读的人不会把它仅仅当作一本消闲小品。如果大家翻阅之后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我们的生活是何等切近，那么赵世民写作这部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关注历史、拯救文化应该成为 21 世纪每个中国人刻不容缓的责任。只有将传统文化流失的局面彻底扭转，我们